

李泽厚 冯友兰

历程·简史

拥抱传统文化

史
人
之
事
不
可
不
知
也
故
有
史
記
者
其
事
物
皆
可
考
之
也
故
人
之
事
不
可
不
知
也
故
有
史
記
者
其
事
物
皆
可
考
之

朋友兰
简文化

厚 沈
传统

李泽川
程
拥抱

歷

工物者，不以爲事也。故曰：「君子不器。」

本來是想說這事的，但因爲這事和他沒有關係，所以就沒有說出來。他說：「我聽說你和他有過一些不好的關係，你說這事的時候，我聽得心煩，所以沒有聽。」

It was very nice of you to write & report to us in the future of the whereabouts of the activities of Tonga. As most of it is too careless about the material itself, it is so "stoutly" that he might as well answer our quest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his lodgings, his nourishments, etc. He did not even tell us in how many & which countries he had

冯李泽
友厚
兰

历程·简史

拥抱
传统
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程·简史:拥抱传统文化 / 李泽厚, 冯友兰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99-5196-6

I . ①历… II . ①李… ②冯… III . ①文艺美学—美学史—中国—古代

②哲学史—中国 IV . ①I01-092 ②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9944 号

书 名 历程·简史(拥抱传统文化)

著 者 李泽厚 冯友兰

责任 编辑 赵 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84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196-6

定 价 39.80 元

(凡印刷、装订错误可联系 0551-2659148 调换)

傅雷先生一九五四年底给其子傅聪的家书中说：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 *humain*（法文，即英文 *human*，意为“人”），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

如何“通”，如何发展“人”，作为现代中国人，顶要紧的莫过于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此，不妨先读一点李泽厚和冯友兰。

冯友兰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是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就是冯先生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讲稿，“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读李泽厚《美的历程》，以书画、雕塑、诗文、建筑等“美的巡礼”直观了解何谓青铜饕餮，何谓笔走龙蛇。文章高屋建瓴、眼光独到，用美的语言诠释“美”，诠释中国文化。

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你可知何谓选材精当、文笔精妙又意在通俗。这是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用哲学体系让文化有章可循，可读、可解、可记。

读完《历程》和《简史》，你可以通晓中国文化的精粹表现和思想脉络，从而进入传统文化的大门，有个大概的了解。

三原色图书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美的历程 李泽厚	005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210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

一 龙飞凤舞	
一 远古图腾	009
二 原始歌舞	018
三 “有意味的形式”	022
二 青铜饕餮	
一 狂厉的美	036
二 线的艺术	044
三 解体和解放	048
三 先秦理性精神	
一 儒道互补	053
二 赋比兴原则	058
三 建筑艺术	064
四 楚汉浪漫主义	
一 屈骚传统	070
二 琳琅满目的世界	076
三 气势与古拙	084
五 魏晋风度	
一 人的主题	088
二 文的自觉	098
三 阮籍与陶潜	103

六	佛陀世容	
一	悲惨世界	109
二	虚幻颂歌	116
三	走向世俗	120
七	盛唐之音	
一	青春、李白	126
二	音乐性的美	135
三	杜诗颜字韩文	139
八	韵外之致	
一	中唐文艺	146
二	内在矛盾	151
三	苏轼的意义	159
九	宋元山水意境	
一	缘起	164
二	“无我之境”	168
三	细节忠实和诗意图追求	173
四	“有我之境”	177
十	明清文艺思潮	
一	市民文艺	184
二	浪漫洪流	190
二	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197
四	绘画与工艺术	203
	结语	207

中国还很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你去过北京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吗？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那么，从哪里起头呢？

得从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

一 龙飞凤舞

— 远古图腾

中国史前文化比过去所知有远为长久的灿烂的历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河北磁山^①、河南新郑^②、密县^③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陆续发现，不断证实这一点。将近八千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

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但从石器工具的进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北京人的石器似尚无定形，丁村人的则略有规范，如尖状、球状、橄榄形，等等。到山顶洞人，不但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

①《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

②《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就三个数据的情况来说，裴李岗遗址的年代，大致作七千五百年左右，恐怕是比较可靠的。”（李友谋、陈旭：《试论裴李岗文化》，《考古》1979年第4期）磁山稍晚于裴李岗，而远在仰韶文化前，“仰韶文化最早期的年代大约是六千年左右”（同上）。

③《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5期。

纹的骨器和许多所谓“装饰品”：“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狐或獾或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佩戴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①这表明对形体的光滑规整、对色彩的鲜明突出、对事物的同一性(同样大小或同类物件串在一起)……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爱好和运用。但要注意的是，对使用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前者的内容是现实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的形式要求(节律、均匀、光滑等)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装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超生物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和凝冻在物质生产工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态化的活动。前者是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后者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前者与种族的繁殖(人身的扩大再生产)一道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则是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当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当他们做出上述种种“装

^① 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据DNA研究，北京人并非今人祖先，但仍属人类。

饰品”，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便正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它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①追溯到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当时原始人群的便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②就算真正开始了。所以，如同欧洲洞穴壁画作为原始的审美—艺术，本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不可能离开它们独立存在一样；山顶洞人的所谓“装饰”和运用红色，也并非为审美而制作。审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等图腾活动之中。

①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②关于巫术(Magic或译“魔法”)与宗教的异同，关于巫术、神话(Myth)、礼仪(Rite)、图腾(Totem)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次序、能否等同诸问题，本书均暂不讨论。

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它们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只有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歪曲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序列中，继承燧人氏钻木取火(也许能代表发明用火的时代吧?)之后的，便是流传最广、材料最多也最出名的女娲伏羲的“传奇”了：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解字》)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鸿烈·览冥训》)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78卷引《风俗通》)

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裸，因置婚姻。(《绎史》引《风俗通》)

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尸子·君治》)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易·系辞下传》)

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风俗通义·三皇》)

.....

从“黄土作人”到“正婚姻”(开始氏族外婚制?)，从“以佃以渔”

到“作八卦”(巫术礼仪的抽象符号化?),这个有着近百万年时间差距的人类原始历史,都集中地凝聚和停留在女娲伏羲两位身上(他们在古文献中经常同时而重叠)。^①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两位可以代表最早期的中国远古文化?

那么,“女娲”“伏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作为远古中华文化的代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剥去后世层层人间化了的面纱,在真正远古人们的观念中,他们却是巨大的龙蛇。即使在后世流传的文献中也仍可看到这种遗迹: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

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纪》)

女娲氏……承庖羲制度……亦蛇身人首。(《帝王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抵都是“人首蛇身”。女娲伏羲是这样,《山海经》和其他典籍中的好些神人(如“共工”、“共工之臣”等等)也这样。包括出现很晚的所谓“开天辟地”的“盘古”,也依然沿袭这种“人首蛇身”说。《山海经》中虽然还有好些“人首马身”、“豕身人面”、“鸟身人面”,但更突出的,仍是这个“人首蛇身”。例如:

①如(庖羲)“始嫁娶以修人道”(《拾遗记》);“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世本》)。所谓伏羲、女娲兄妹为婚,可能反映的血族群婚制,也可能是阴(黑夜)阳(白天)观念的神话阶段,也可能是列维·斯特劳斯讲的所谓同胞双生子的神话,而所谓“正婚姻”、“置姓氏”,则可能反映开始了族外婚制,有了氏族的社会组织。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山海经·北山经》）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山海经·北山经》）

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山海经·中山经》）^①

这里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竹书纪年》也说，属于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的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总之，与上述《山海经》相当符合，都是一大群龙蛇。

此外，《山海经》里还有“烛龙”、“烛阴”的怪异形象：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①闻一多《伏羲考》中“将《山海经》里所见的人面蛇身人面龙身的神列一总表”如下（厚按：可注意的是，人面蛇身[或龙身]在北、西、南均甚多，惟东较少）：

中	《中山经》(次十)	首山至丙山诸神	皆龙身人面
南	《南山经》(次三)	天吴之山至南禺之山诸神	皆龙身人面
	《海内经》(南方)	延维	人首蛇身
西	《西山经》(次三)	鼓	人面龙身
	海外西经	轩辕	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北	《北山经》(首)(次二)	单狐之山至堤山诸神 管涔之山至敦题之山诸神	皆人面蛇身 皆蛇身人面
	《海外北经》又《大荒北经》	烛龙(烛阴)相柳 (相繇)	人面蛇身赤色 九首人面蛇身自环青色
	《海内北经》	贰负	人面蛇身
东	《海内东经》	雷神	龙身而人头